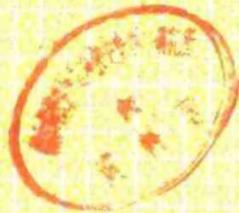


79.11

# 奇台县文史资料

گۈچۈن ناھىيەلىك ئەدبىي تارихى ماتېرىياللىرى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奇台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7年9月15日

## 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目录

1. 奇台民众联防组织之一——商团	贾殿元口述	与
	冯万录记录	1
2. “青洪帮”在奇台的可耻下场	刘忠信	3
3. “青洪帮”在奇台覆灭记	张其科	5
4. 柳洼梁剿匪记	李子灵	11
5. 四十年代古城油坊业	李治华口述， 麻述魁整理	14
6. 古城市场上的奇花 ——解放前回民食品业概况	冯万录	22
7. 古城糕点业	刘燕斌	26
8. 古城俗节趣谈	殷宗林 王德祥	29

### 资料二则

9. 古城领队大臣	周海山	39
10. 古城商业史资料——《赴甘肃日行大帐》	魏大林	44
11. 奇台大事编年(续)	周海山	48

## 奇台民众联防组织之一——商团

贾殿元口述

冯万录记录整理

公元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马仲英率部起事。先占平凉，后陷新疆，长驱直入，挥戈西指，惊慌失措的新疆当局，为保境安民，急动员各界民众组织起来，修城建垒，配各武装，以应急变。人口稠密，工商繁荣的奇台县城，也组建了商团。

商团由商会组建负责计划，以各商号为主体，按商号规模大小，商人出钱，有的大商号出数人，小商号出一人，必须按规定名额应征。商号买卖兴隆，但人丁较少，那就必须出资雇人应征。有的字号往往以学徒充数，还得另外出人，凑够征数，才算完成任务。如“义和松”规模不小，除了掌柜以外就剩两个先生。一个厨子，一个学生一样，除了学生贾殿元应征入团外，还雇了一个壮工凑数。为了组织这个商团，古城街上人心惶惶，一片纷扰。

古城商团是一个营的编制。营长姓臧，三属三个连，一连长为“得生源”，张姓中年店员担任。二连长是“日星号”的张师傅。三连长：七店李春茂。由于人员全是商号店员和雇工，来源复杂，安全部派人训练和教育。但组织纪律松懈，住食在商号。兰色制服统一，由商会制发。腰束皮带，胸佩椭圆形白布徽章。每天定时在商会集中训练。因为这是临时性的应急组织，谈不上多少自愿精神和斗志。

配备的武器造型笨拙，工艺粗糙，灵敏度差。大家戏称“后膛炮”  
训练使用中经常 ~~顶火~~<sup>冒火</sup>，射击均易发生故障。不是炸管就是后坐，因此  
对于经商弄义，市井奔波的团员们，不但起不到加强战斗力的作用  
反而构成生命威胁。所以，商团组织起来给商义增加了许多麻烦。  
后来随着马仲英部队攻城，商团随之不宣而散。

## “青洪帮”在晋中的下场

——刘忠信

解放前后，老晋台为哥、吉、木三县“青洪帮”活动的据点之一。主要头目常聚于平顶与陈家山。凶残在晋为诱饵，联络发展势力，哪谁家吃掉谁家，有的人是心甘情愿，而多数则是无可奈何。这帮看到谁家有漂亮女人，就一住不走，明抢暗偷，无恶不做，其主要头目有：

安岐峰 李心斗，张希天，高天才（外号高拉子）。

1950年，这帮乌合之众，以为驻晋台县城解放军甚少，在与一民党交兵取得联系后，予谋里应外合，一举攻下晋台县城。

四月十四日，天下着大雪，这帮土匪众约二三百人，从陈家山出发送上来，抢夺老百姓的好马，枪支。赶到晋台县城外时，解放军已早准备，两辆装甲车在沿街巡逻。“青红帮”一伙还没有弄清是什么怪物”就遭到了迎头痛击。有的逃了，有的藏了，身为总指挥的高拉子，吓得躲进店家张海智的柜里不出来，第二天解放军搜查，找到这家店里，张海智，嘴里说：“言没有人，长官，没有，”而手指柜里指。解放军明白了，把高拉子从柜里拉了出来。其残匪逃，带枪械向山庄梁、马场庄子逃窜而去。

以吴建英为首的一些有枪有胆的人，屯庄梁的吴建明，李彦杰，八榔老大（熊国），郑老五（万国），七户的王喜，平顶的牛福生，

姚义，以及木垒英格堡的崔才，赫登云等。他们深恨匪帮，一害民之罪行，<sup>11</sup>与仇敌很快联合起来，在“青红帮”乱上身后紧追不舍。

那天，我把自家的一匹马，拉到深渠沟里。人骑在马背上，一方面走波折，夏主任趁年幼的我连人带马架在沟沟里，李莲从中只听得喊马叫，枪声连连，直打到黑夜。消防队把“青红帮”残匪押到箭干梁上，双方各自停火。第二天，一早，解放军开来了装甲车，这伙匪徒闻风散逃命。其中大多数人一时上当受骗，就悄悄地回到家中，其余少数逃往深山老林。后来，被哈萨克牧民个个抓获了。

从此，这些帮在奇台作恶多时的“青红帮”匪徒，被彻底肃清，在历史上深深留下了一个骂名——“土匪”。

(刘忠信)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 青红帮在奇台覆灭

张其科

“青红帮”这个组织，众说不一。一、在明末时期，有一秀才，他一脉相传，均无一人为其继承传代。一是在临死时，将金丹学说装入一铁匣投入台湾海峡之中，后来由洪成功将匣子捞出，开组织称作“袍哥”，又名“洪帮”。从此，可得以沿续。二、是由“哥老会”变革而成，源于左宗棠西征入疆初期发展，只限于军营内，官僚之中。后来，逐渐扩散至社会。到了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傅元鸣，开山立堂，号称古云山，自立山主。后不久，傅元鸣病亡，副山主苏金山，改古云山为太极山，自立山主。同时又立徐秉衡，山主。此时活动之势，显赫一时。后来由于“哥老会”分子，搞阴谋，妄图动摇杨增新政权，权于1911年被杨增新下令，镇压。先后将苏，徐二人及下属胡进玉，刘良魁，彭占鳌，周炳荣，朱兰，陈洪均，王有德等逮捕处死。

其余帮徒，准予改过自新。从此太极山便消声匿迹。此后三年，尚雨歇，沉渣未起。

一九四三年，许多帮会分子，随着国民党军队源源入疆，带，奇台的青红帮组织也是由此开始，逐步发展而来。一九四五年底，党中央部队进驻奇台，联勤第八十七后方医院副官主任，丁永春，河南省人，回族，拉拢部分军，成立洪帮组织，丁为洪帮头目，且

### 不断扩充势力

此始，继续吸收帮徒，并于每年夏秋季节之间，在奇台县城关帝庙。举行礼拜活动。同时在~~满~~城北门，边家院内，设立关口（即庵）并经常集会于此，举行入帮宣誓仪式。颁发洪帮组织之证件。证件有两种：一种是新疆山头“天台山”另一种是甘肃山头“~~天~~山”其对头主要是国民党军队的军人，还有窃贼、赌棍、行商、过客以及警察局、法院的公职人员，也有少数无事群众。他们打着“除暴安民”的伪善旗帜，欺骗人民入帮，实则干着伤害害民的勾当。

一九八四年春天，丁永泰因贩毒被捕，被警察局逮捕。然后押解进《现鸟市》，处以死刑。奇台洪帮头目由原公路局刘冠华充任。此前，洪帮组织已从军队扩散到社会。入帮之众可达二百余入，并在~~疆~~城西行洪帮头子石乘~~章~~开办了安安饭馆。作为掩护其活动~~疆~~农牧区的入帮者常来此。~~疆~~给~~疆~~理入行李宣。

一九四八年冬季，国民党奇台驻军方面怀疑洪帮组织混入党。放风要抓拿洪帮头子刘冠华讯问。刘闻讯潜逃迨化。行前，携帮首之~~章~~递给奇台警察局的督察员安顺军。不久，安又借故逃居二城。洪帮头目又有石乘~~章~~接替。石~~姓~~安~~姓~~的基地，广招地痞流~~答~~，窃贼和无赖之徒入帮。此时帮已增至三百人。

一九四九年秋，正逢全国解放的喜讯。继续传来之时，洪帮头为了显赫威风，在奇台县城关帝庙内集会。举行礼拜活动。搭台

唱戏，以逞其威，并在这家院内摆设香堂，吸收数十余人入帮。至此，入帮人数达到高峰，计有三百八十多人。

一九五零年春，充任新疆帮首的刘冠华，迫于形势的压力，登报声明解散了“天台山”的共帮组织。盘居奇台的洪帮帮首安岐峰、石秉璋，迟维政，预感末日来临，妄图进行垂死挣扎，便去乌市与洪帮首领刘香山、洪帮分子关秉基共谋策划叛乱，妄图推翻我新建的人民民主政权。安岐峰返回奇台后，即窜入老奇台与当地绰号叫十三红的洪帮分子高天才勾结，共谋组织武装叛乱，被我县委书记王克谦同志察觉，勒令回城。三月初，安岐峰被我公安机关清洗，押送乌市管训，途经吉木萨尔县境的三台。安岐峰乘机逃走，潜伏在山台洪帮头子覃密谋，串通国民党骑七师驻三台步兵排长治生林，驻阜康县机枪连长马占林，准备偷袭吉木沙县城。而后又潜入吉木沙县双河子，纠集洪帮分子王双全，胡占林等二十四人，窜入泉子街，抢劫了警察分驻所的枪枝，弹药。四月五日，安岐峰、覃吉木沙境内千佛洞，召集马占林、治生林等众首匪开会，推选安岐峰为总指挥。于当日夜晚十二时偷袭了吉木沙县城，砸开看守所，放出犯人，抢得步枪七十三支，子弹六箱，马二十六匹，并击伤我干部一人。之后窜入我县东湾，抢劫了当地警察分驻所枪支，弹药，经过板河，吉布庄坊门窜入半截沟，又勾结留用区长杜秀山，在杜秀山指点下，杀害了正在三区建政征粮工作队，年仅十九岁的共产党员易希武同志，后由杜秀山转交给安岐峰七九步枪两支，子弹三十发，五一匹，羊羔只等，众匪残虐凶

后，窜之开垦又抢劫了起义部队，骑七师驻开垦连队，骆驼二十余峰。抓走起义战士二十多人。而后便耀武扬威地驻扎在七户河（小地名）开会成立了所谓“人民革命骑五军”编为一个团，由马占林任指挥，治生林任团长，安岐峰任参谋长，下设一个机枪连，四个步兵连和一个便衣队以及军械。人事等般，配备了大小头目，谋划袭击奇台县城，抢劫银行，军械仓库，砸监狱放犯人，杀害起义将领韩有文，扶持滥用县长张智俊就范，向四乡要马扩军，在与匪首乌斯满联络求其汇合。与此同时，他们又勾结杜秀山，以我区长身份，亲手写了通经县城的通行证明。安岐峰便派便衣队李正平等四名匪徒，巧装打扮，将杜秀山开枪证明，潜入奇台，窥测我人民解放军的装备、部署等情况，并与洪帮头目，迟维政的联络，迟维政五次召集洪帮分子，高新书等四人密谋，成立内应指挥部，迟维政任总指挥，组织五十多名洪帮分子，设为五个武装小组，按城关地形分别潜伏三处，约定届时放火为号，里应外会。

安岐峰等匪首认为夺取我政权的事宜一切就绪，万事俱备，气势汹汹，杀气腾腾于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下午，纠集匪帮武装数百人持通击炮六门，重机枪六挺，各式步枪三百六十多支，马四百余匹，浩浩荡荡地从七户出发，如同出穴的恶狼，猛扑县城。四月十四日凌晨二时许，匪徒按计划，先后从县城东关，南门，北门等处开始袭击，但是安岐峰等众匪的这一举动，早已被我严阵以待的人民解放军

军四十九团将士和地方军警，治安联队所掌握。上下严密布防。战士们。各个手持钢枪，待命出击。 众匪徒的进攻刚一开始，就遭到人民解放军英勇战士和治安联防队员的有力反击。重机枪、轻机枪和各式步枪的火舌，各个射向匪群。打得匪徒人仰马翻。溃不成军。各个抱头逃窜。各自逃命。有的匪徒当面被击毙。有的当场被俘。整个战斗不到四个小时就结束了。当时被俘匪徒六十五人。其余南逃。当日下午清扫了战场，收缴各式枪数百支。战马百余匹。并发动市民主掩埋了匪徒尸体。

但是，反革命是不甘心失败的。安岐峰等匪首又收容残兵败将百余人，潜逃七户，继续盘踞。妄图东山再起。而我人民解放军将士，乘击退匪徒之后，又乘胜追击，在各族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一个全面围剿匪徒的战斗在全县展开。匪首安岐峰等，又窜入木垒县北沙沟，企图投靠乌斯满。后闻乌匪转移。即窜入白壁子与哈密匪首亮子博斯克汇合，编为“翻身革命独立师”绕道博斯任师长。安岐峰任参谋长，意图袭击哈密沁城未果。这些匪徒在人民解放军的连续围追堵截的严厉打击下大部溃散。最后安岐峰只率残部四十余人，窜入黄泥岗抢劫。《马十匹，面粉数百斤后》，被我人民解放军生擒。移交奇台县公安局，法院审理处。

一九五一年四月奇台县委和公安部门遵照上级指示，开展了“飞旗鼓噪”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运动中先后对上层累犯恶徒治天，十恶不赦，杀不

平民愤慨，‘岐革’迟维政，高天才，马忠，纪小容等二多名罪犯，判处死刑，公开处决。对被俘的三百七十三名洪帮分子集中管训。经过教育改造，根据罪行轻重分别进行处理。从此，晋宁和晋洪帮彻底被土匪瓦解，全部消灭。

张其科

## 柳洼梁剿匪记略

李子灵

1951年秋天，奇台解放不久。政权尚未稳固。谢尔得曼股匪五六百人，在北疆沿天山一带骚扰反乱，屠杀抢劫，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为了惩除败类，平息叛乱，保卫地方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行某部四十九团奉命出征，与谢尔得曼股匪展开了激烈的武装搏斗。

阴历八月上旬的一天，四区（包括今碧流河、洞子沟、永丰渠、吉布库、东湾一带）地方武装民兵联防队接到区委的命令，要他们立即整装出发赶赴柳洼梁，配合部队剿匪。具体任务是拦截狙击梯队从西面追歼而来的谢尔得曼股匪，不许其继续往东逃窜，或下山进入居民村庄。

柳洼梁是吉市库上堡子西南方向二十公里处的一个南山低峰，海拔高度一千多米。山上有几处稀疏的柳林。山的东侧是吉布库河，西侧是达坂河。吉布库河首有片谷地叫小西沟。梁后面的小高岭叫东台子，再往里是曲工台。这天上午，四区联防队的二十二名成员，由队长严柏年，副队长李义率领，带着自己的毛瑟枪、三八式、捷克斯老炮筒和有限的子弹，离别家人，策马直上柳洼梁。队员们稍事休息，就地布置，决定兵分西路伏设在吉布库小西沟和达坂河东台子。联防队在出发之前先已得知，匪徒在与剿匪部队接火失利后，已经逃命曲

工台趁机喘息。但猜测部队可能与匪断了线索，想必正在山中搜寻。联防队员坚守伏地，牧马枕戈，整整呆了四天四夜，仍不见匪徒影子。到第五天，忽然听到从高处的深山密林传出隐约的枪声，队员们由此判断，一定是部队又将匪徒追向西北，于是他们立即改变把守位置。全体队员仍分两路，一路由严柏年带领，原地不动守候在吉布库小西沟，一部分则由随队前来的四区民政助理员张绍武带领，开往不远的背子沟，不让匪徒从右侧的群胡儿达坂翻越过来。跟示做群众工作和后勤工作的张绍武来到背子沟后脚跟未稳就利用战前有利时机，去召集附近的本地哈民开会，意在说明我们的共两敌人是谢尔得曼之类的少数坏人，而不是受他们裹胁利用的那些群众。他要求在场的每一个劳动牧民认清形势，相信人民政府，跟着共产党走——关键时刻不要跟着坏人盲目起哄。上午十点，柳洼梁风轻草静，四下无声，公还未敢突然间，一匹骏马由远处飞奔而来，马上跳下一个哈族牧民当场报告：“来了！来了！从小西沟正往下走，十几顶房子已经到了东台子根里。”话还没完，在场的几十个哈民纷纷散退，一个个都在远近张望寻找自己的骑马，准备逃离。慌乱中，一个哈民一把牵住了张绍武的衣襟，声言要以他给哈族报仇。张绍武感到惊恐，手足无措，幸有随同的一名联防队员将他扶上马背，保驾出逃。

说话之间，我方驻守西地的全体队员已经会合，与匪徒开火应战。此时敌人踞高临下，隐蔽在东台子高地的岩石树林后西，我方则暴露

在对面低处的大路两傍。敌我之间只有步枪的一个射程。战斗一开始，匪徒便以三十倍于我方的人数和轻机关枪的武器优势，对我施加压力，搞得联防队员抬不起头。打了一阵，联防队长严柏年审时度势，改变战术。高呼着让队员们立即疏散，各自选择有利位置，全力顶住。敌人的机枪仍在吼叫，但一时间失去目标，成了无头苍蝇。我方队员趁虚而进，三面开刀。据事后查看现场，东台子梁上留下了顽匪四班班血迹，尸首不知带回几具。过了一个小时，我方多数队员的子弹已经消耗殆尽，有的情绪低沉。只有康元、佐新发、严柏年仍在伺机射杀，毫不手软。这时狡猾的敌人发现我方枪声稀落，满以为一举网尽的机会到了，便连吼带喊，从东台子倾巢猛扑过来。在这守之将亡，退之可存的关键一刻，严柏年当机立断，下令撤退。撤的方法是由枪手康元、佐新发、任兆虎和他自己顶住前沿，进行掩护。其余队员一律将仅有子弹交给掩护人，急速下山。敌人凶焰又一次被我打退，但不料我方队员的马匹由于受惊，全部跑散。撤退增加了新的困难，最终导致惨重的伤亡。到中午十二点撤退完成后，联防队倒下了十一名战友。他们是：康元、佐新发、张怀清、陶世国、杨福山、汪玉才、尼牙孜、邵福贵、蒋新才、肖进元、多生万。但匪徒毕尽心虚，再没敢前来一步。

在柳洼梁剿匪战斗中，尽管我们失利，但队员们作战勇敢，威武壮烈。他们曾以自己鲜红的热血，在保卫家乡，保卫奇台的光荣

史册里，写下了千古不朽的英雄篇章。例如年已四十的康元，为了掩护战友撤退，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也没有离开阵地。汪新才被打掉了一只膝盖，剧痛中伸手拔下了地上的野草，而又端起枪来。再次中弹牺牲；尼牙孜·多生瓦、陶世国被匪徒活拿之后用非人的手段残酷杀害，但他们宁死不屈。年轻的维吾尔族队员尼牙孜在临终之前，还高声大骂匪徒“贼娃子”。“我不是中国人”

逆历史车轮而动的人，终子被车轮碾碎。时隔三十六年，长揖膜拜青峰，有事实可以告慰于泉下英魂。柳洼梁战后不久，这股匪徒，就被尼追不捨的四十九团堵在南山，彻底平服。

八七年六月二十日

### 四十年代古城油坊业

李治华口述 麻树魁整理

四十年代末古城内外共存有十二家油坊、九家梁压。三家挤榨已停业的三家，尚从业的九家。

已停业的三家是：

王志堂的挤榨油坊，位于大西门外镇落巷口。王志堂一九四四年从伊犁迁居古城后新建。经营时间不长即停业。

麻荣的油坊，位于南门内东侧路口，建于光绪年间中期。麻荣

的长子麻柏富死后不久即停业。

丁保子的油坊。位于小西门外尚家炉院后面，建于光绪年间，民国二十一年（即一九三二年）以后不久停业。

尚从业的九家有：

「长盛湧」原号「同和湧」，双梁，位于老兔儿桥，俗称油坊巷（即老三根站对门）有刘清、周国定建于光绪后期，周、刘合伙时分给周国定。以后和山西分阳王芝合伙经营，不久卖给丁王芝。民国三十一年王芝死后转由贺长汉经营，一九五六年作股加入公私合营粮油加工厂，生产至七〇年拆迁至东门外粮食局加工厂院内重建使用。

「德盛湧」，号名是李向荣租营时改的，原名「同义公」，~~油坊~~刘福所有，位于老兔儿桥油坊巷子「长盛湧」对门。刘福的曾祖父刘天升建于光绪中期（一八八〇年左右）。

「万和泉」，双梁，油坊兼烧坊，位于西梁东寺巷南端路东卢万福延于四十年代初，前身是宣统年间由吉布库搬来建在文庙巷西刘搬东的油坊，卢万福买下迁建于西梁，卢独自经营到五六年作股加入公私合营粮油加工厂，生产到七〇年拆迁到粮食局加工厂院内重建使用。

「永和泉」，双梁，位于满城北门巷南端西侧现「东风商店」对门，业主温日升延于四十年代初，经营至五一年政府没收，交供销社经营至六九年拆除。

「兴泰隆」油坊，双梁，业主冯志安延于三十年代，位于东街路